

■真情流淌

勇者无敌(组诗)

——献给全国公安二级英模林剑

○艾璞

推门的刹那 英雄其实就诞生了
 爆燃只不过是升华你的形象
 你热血的余温 足以解冻冰冻的心
 我们平淡的采访被你坚强的意志无情地稀释
 只剩下深深的崇拜和激起的斗志
 我们羞怯的汗水只敢往体内流淌
 生怕触碰你艰难呼吸的皮肤和低调的语气

淬火

残忍的白天瞬间变成黑夜
 深不见底的夜只有肉体的痛苦是真实
 我的表情和体验陷入无涯的深渊
 你的警服和警衔在爆燃中涅槃
 难道冥冥之中是某种启示吗

精神试图和肉体的对话有时无疑是深渊
 植皮手术时 你的牙齿咬住纱布让它疼痛
 林所长 咬住我吧 让我彻底疼到心底
 不然 我强忍眼泪的涌出
 代替不了海哭的声音

海风吹得我的神情黯然
 你不哭 我永远没有悲伤的理由
 向前永远是你最初的初心
 你胸中有大海的波涛
 化作定海神针的梦想

你要的夕阳还在大海的远山那边
 你的光芒逼得黑夜不敢如期而来
 你说的爱 就是让悲伤留给自己

你说的平安 是群众得不到平安 你内心就会不安
 我看到普陀山对岸定海 矗立起另一座菩萨
 需要仰视才能看清读懂你的高大形象

康复的日子

这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考验内心强大的定力和耐力
 初心的种子早已发芽成长为参天大树
 庇护辖区群众 呵护树下的小花小草
 底蕴是为人民服务的动力
 早日上班的信念盖过强台风

我看见塑身衣把你的血压得喘不过气了
 采访只是一种仪式 交谈不是安慰
 我的视线穿越过残忍 抵达安静的内心

花朵在病房的角落努力绽放
 我握住你的手 感觉到温暖的传递
 笑容次第开放的语言 是独特的风景
 在战区的医院里 我浑身充满战斗的激情
 你不躺下 就没有人敢躺下
 祈愿世间以微笑的花朵各自相对握手

我的皮肤汲取海风的营养
 散发英雄反射过来的英气
 你身上持久的光芒 灼伤了我的疑虑
 如今 我在办公室期待冬天的第一场雪
 抚慰我采访后内心的创伤
 英雄无敌 只要我们心里牢记使命
 东方升起太阳在心里永藏温暖



冬景

郭建生 摄

■思绪点滴

并非伤感

○姚崎峰

伏地安息；一堆堆切割下来的钢铁小山似的，一辆辆重型卡车进进出出，厂区内一片繁忙。再远处就是海了，一片辽阔，在冬日的阳光下一览无余。

转眼，我在这里悄然走过了整整10年。这是我熟悉的船厂，我无数次走过它的各个角落，看到过焰火四溅的繁忙，见证过新船的各大节点，更惊喜于新订单的最终签约。在这里，我曾与一线工人兄弟们谈心，写下过长长短短的心情文字。在这里，我的青春也从而立走进了不惑。我坚信，我得到了远比失去的会更多。

当我回想着这个厂区的今昔，其实并没有过多的伤感，相反倒觉得不破不立。对一个民营企业而言，集中力量干大事，永远是对的。

值得欣慰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企业的设计团队一如既往地为新船型的研发而努力，经营处为每一个订单不懈争取，船配产业为拓宽市场份额不断奔波，全体一线员工为打造高质量的产品团结奋战……我们坚信：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愿新冠肺炎疫情能够早日过去，愿行业危机会不断缓解，愿新的一年牛年大吉！

■百姓故事

边陲的表哥

○赵焜鑫

妻子的娘家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打洛镇一个典型的布朗族寨子里，距离西南边陲缅甸第四特区小勐拉只有十来公里，可谓是边境中的边境。

边境无小事，每次回娘家，我都得随身带好身份证和结婚证，以备查验。记得当年回乡领证时，因为口说无凭，边检不由分说地把我扣下来，直到村委开来介绍信，我才得以放行。

妻子的表哥家建新房，这在布朗人家是头等大事，当然要去贺喜。表哥家我没有去过，他很早就到隔壁寨子当了上门女婿。在常人看来，上门女婿一般都是经济拮据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布朗人不这么想。表嫂家姐妹两个，田间地头农活没有男丁不成，于是两家一商量，表哥干脆过去了，半点没有上门女婿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一路骑行，路边蕉林椰影，一派迷人的雨林风情。沿着途经表哥家的这条省道往下数公里，一条宽阔敞亮的柏油路铺开，两边高大的太阳能路灯一直向打洛口岸延伸过去。路灯清一色地悬挂醒目的五星红旗，而澜沧江支流的打洛江，把打洛口岸所在的镇子一分为二。穿城而过，一边是充满异域风情的少数民族聚居老城区，一边则是现代化的住宅楼。而波澜不惊的江水对岸就是神秘却触手可及的缅甸。

当地勤劳的布朗女子忙完农活，往往还兼着去口岸商贸城工作，有的做珠宝翡翠销售，有的开米粉店，有的卖起了热带水果。生活好了，布朗人也有了新变化，年轻的女子慢慢放下传统黑色的民族服饰，改良后的坎肩和筒裙尽显女子的曼妙。

表哥家很快到了，那是传统的傣楼样式建筑，不是只有傣族人才会住傣楼，西双版纳少数民族都会住，这叫傣式建筑。
 一层用16根木桩撑住，无门无窗，外面用一圈矮墙围出一个院子，我想，到4月，表哥的南瓜地一定会迎来大丰收。

如果說布朗女人像水，那么布朗男人就像山，雨林毒辣的日头把他们一身的肌肤变得黝黑。他们生活不易，凌晨3点就要起床割胶，还有田间地头的农活，辛苦不必多言。但纵使劳作再累，他们也很少愁眉苦脸，反而常常咧着嘴露着牙嘿嘿地笑着。仿佛那些生活中的苦，随着一海碗玉米酒下肚，早已烟消云散。

表哥刚忙好房子，又开始折腾了。“兄弟你忘记你的梦想了吗，只要人还活着，就要往死里干。”表哥朋友圈最近一条信息，透露出他已包下50亩田种上了板栗南瓜，并拍下自己顶着日头在田里撒肥料的样子。

■微型小说

母亲与连衣裙

○蒋玉巧

母亲知道我要给她买连衣裙，一个劲地边摆手边说：“不要，不要，老太太了，还穿什么裙子呀。千万别买，买了我也不穿。”

我不顾母亲的反对，网购了一条深蓝色带绣花的连衣裙。我把连衣裙拿给母亲时，母亲嘴里埋怨：“你这孩子，说了不要买，还买，浪费钱！”可母亲还是伸手急切地接过连衣裙，抖开上下欣赏着。我催促母亲去试试，看看合不合身。母亲拿着裙子走了一步又停下，回过头，一脸羞涩地看我。我笑着把母亲推进卧室。
 母亲穿着连衣裙走到穿衣镜前，对着镜子说：“嘿，大小刚刚好。”我注意到镜中的母亲，眼睛里像落进无数的星星，一闪一闪的。母亲注意到我在看她，脸上飞起一片红霞，笑问我：“是不是很难看？”我连声说：“好看，好看，很好看呢。”母亲一听，脸上像是和放纵偷换了概念而已。

母亲穿着连衣裙走到穿衣镜前，对着镜子说：“嘿，大小刚刚好。”我注意到镜中的母亲，眼睛里像落进无数的星星，一闪一闪的。母亲注意到我在看她，脸上飞起一片红霞，笑问我：“是不是很难看？”我连声说：“好看，好看，很好看呢。”母亲一听，脸上像是和放纵偷换了概念而已。

母亲边说边走向门口，嘴角一摆，便不见了踪影。

■难忘记忆

过年的禁忌

○余喜华

俗话说：“小人(小孩)望过年，老人望寿年。”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俗称过年。小时候过年，意味着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花，有大餐和零食吃。

但是，过年里也有禁忌。大年初二这天，人们不能随便走亲访友去拜年的，也不能乱进左邻右舍的家门，只能到公共场所去活动。因为家乡台州习俗，正月初二这一天，头一年家里有老人过世，且已满七七四十九天的人家，要祭奠逝去的亲人，亲朋好友携带香、蜡烛、福寿纸和挽联，上门祭拜，俗称“接纸”。祭奠过后，下午撤去灵堂，俗称“倒塌”。

大一那年假假，当我从千里之外的山城，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再从金华转汽车回到家里，已经是腊月廿几了。卸下行装，我准备去看望外公外婆，母亲却告诉我，外公已经不在了。

母亲说，外公是当年10月份去世的，为了不影响我学习，就没有写信告诉我。虽然外公缠绵病榻已经多年，听了母亲的叙述，我仍禁不住悲从中来，泪水夺眶而出。与外公在暑假见面的情景，历历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年暑期，当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去了外公

家，一来将这一喜讯告诉外公外婆，二来向两位老人辞行。记得那天天气格外地闷热，外公打着赤膊，坐在一楼屋檐下与我谈论我的大学，谈着我去重庆的旅程路线，以及我今后的人生前景。或许是，我是外公膝下孙辈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那天，外公显得很兴奋健谈。

我注视着面前的外公，面容清瘦，身上瘦骨嶙峋、青筋突起，没有一点肌肉阻隔，如枯树皮似的皮肤包裹下的血管清晰可见。外公告诉我，去重庆除了坐火车，还可以从上海坐长江轮船溯江而上到达重庆，坐船旅行可以减少旅途劳顿。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外公面对面的正式交谈，是我与外公见的最后一面。临别时，外公让外婆塞给我200元钱，那时外公落实政策后每月的退休金才15元。而我那一年的重庆往返，终究还是坐了火车，因为火车票可以买学生票，半价，坐轮船没有学生票。

过年前，我还是独自去了趟外公家，在外公的灵堂前默默地站了半个多小时。大年初二，我们随父母早早地到了外公家，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亲戚朋友，大家神情肃穆，依次在外公的遗像前跪拜、致哀……

■直击真相

包容是不能滥用的

○王珍

“我再也不想包容他了！我跟他说过，只要把‘小三’的微信删掉再也不联络，这事就算翻篇了。他却当着我的面给‘小三’打电话说：‘你得防着点这疯女人，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她若敢去伤害你，你直接就报警。’你说，他这是人做的事吗？这个畜牲……”一早小何在微信语音里带着歇斯底里的哭腔冲着我大吼大叫。

前些日子，我和许多好心人一样，曾劝过小何要包容，看在多年夫妻的感情上，能放一马的就高抬贵手放他过去吧。因为，面对一个犯了错，知道错了并真心诚实地说要改过的人，说一声原谅，并愿意给其时间和机会去悔改，这是我对包容或者宽容的理解。

但现在看来，小何的丈夫也许并不需要这个包容。因为夫妻之间的包容，前提是想想过下

去。明显，这个丈夫是在激化矛盾，破罐子破摔。而且最不人道的是，他把两个女人推到了矛盾的漩涡中心，他倒像个救世主似的等着别人来问“先救谁”。

想起，我们在他们劝和好时还提醒过小何，也要反过来想想，他走到今天，你有没有一点过失？比如太强势，太忽略他的存在？但如果她丈夫真的如她所说的那种做法，我真的是特别心疼小何。因为我亲眼见过，一个有赌瘾人的妻子，在多次苦口婆心劝诫丈夫无果后，决意要离婚时，那男人的七大姑八大姨瞬间成立了帮派体系，说男人也没有借债去赌，都是自己赚来的钱，也应该有支配权，满足一下自己的爱好也不是不可以的，没必要上纲上线的。再说了，他不也是想为家里赢点钱回来吗？就不需要这么不依不饶了，做人要包容嘛……

有了这群理直气壮、声势浩大的亲友团助阵，那赌男也似满血复活地冲着要离婚的妻子大吼：你也太能唠叨，太咄咄逼人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感觉好像是错在那妻子似的，莫非就应该被打落了牙齿，还得闷声不响地把牙和血吞进肚子里去？那些毫无底线的所谓亲友团，绝对是给那妻子下雪的世界增添了无数重霜，是一种不公平、不厚道、伪善的包容。

确实有一些有过错方，面对指责、批判，不仅不思悔改，反过来怨人不够包容。杭州人把这类人叫做恶人先告状，或者说反咬一口。

早些年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有名的反扒警官，他告诉我，他常年穿着便服，潜伏于人流密集、偷窃案多发地捉贼。在他擒住扒手时，那些逃脱不掉又打不过他的扒手，多半会卖惨：“哎

哟哟，痛死了，骨头快断了！好大哥，下次再也不敢了，放了我吧。”

这时，定会出现一些“心太软”的求情群众：“下手也太狠了，一个大男人都痛哭了。”甚至包括被偷者也会出来打圆场：“算了算了，反正我也没什么，放了他吧。”

作为一位美丽西湖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守卫者，反被说成“残忍”，他的心真的很受伤。但他是不会轻易出示警官证的，因为暴露身份是反扒手的从业大忌。

当包容用在这个地方时，不仅仅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更是为虎作伥啊！

常有一些鸡汤文说，人都是有优点和缺点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所以要学会去包容别人……

我忽然很想说“不”！因为，